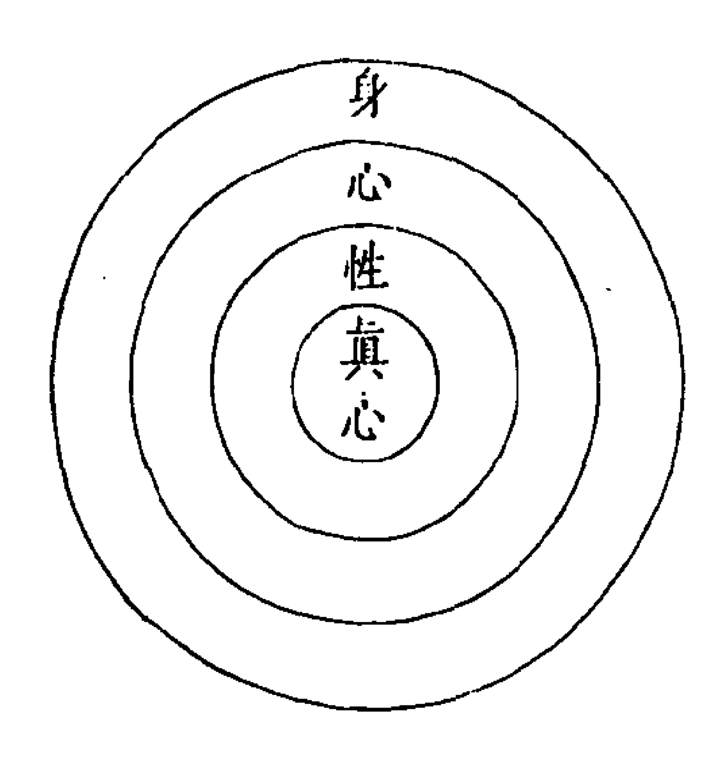
天方性理

天方性理圖傳卷四

目錄

心性會合圖



性理未分之先秖此一心心也者無方所者也性理既分之後不名心而名性性自理世而趨象世之時無形無體而寓於心心之妙體空寂無外而身內所有之心心之位也性之所寓也心之妙體爲性之先天心之方寸爲性之寄屬方寸其後天也先天之心爲性所分析之源方寸之位爲性所顯露之助何也方寸雖屬後天而其所具之才智實足以知性實足以見性性之虛妙無所不有但妙而不能自爲顯發也必

得心之才智足以發之而其性乃有所借資而顯性譬則火也心譬則煤也煤無火則不熾火無煤又何以着乎約而言之先天之理必有借於後天之心亦必有借於後天之氣有後天之心而其理乃燭有後天之氣而其理乃行後天之心何以有燭理之能葢胚胎當體竅初分之時已先有所爲屬火者發爲靈明之孔而對峙於心之左右靈明之孔卽才智之根而燭理之能已蚤伏於此矣後天之氣何以有盡性之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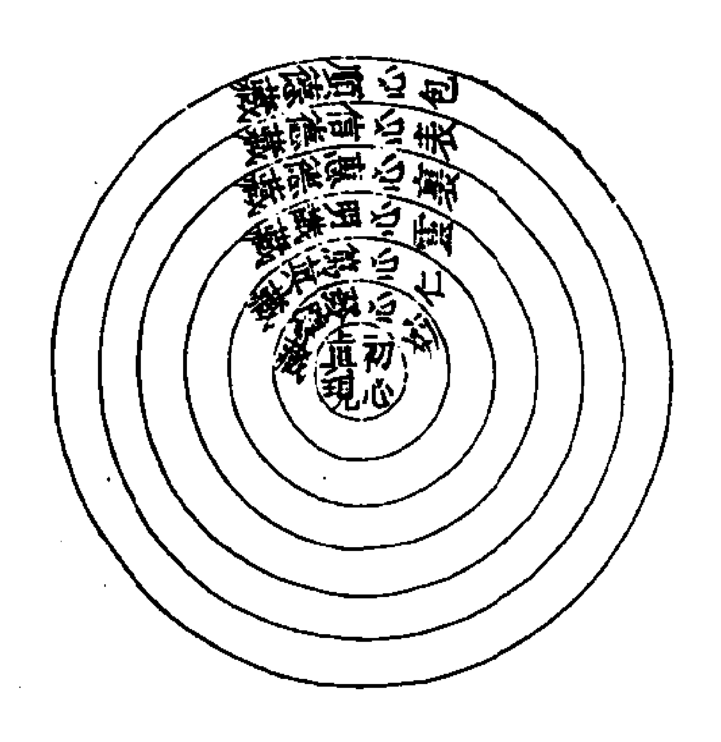
葢氣性者順承本性之用而以爲用者也駕本性之馬也心之才智足以知之氣之本量足以行之而性之始終條理庶乎其有統會之機矣此先天之所以必有借於後天也雖然謂先天之性全無所以自用其力則又不可葢心與性互相爲用而先後天各以其本領照映於其間也以方寸所有之才智與本性中所含清妙之智會合而其爲知也葢力以方寸所有之才智會合本性中所顯天然之返照而其察理也葢

眞是知方寸所寓之性亦非全無以自用其力也借方寸之位以爲寓因方寸之明以爲用迨至心之才力旣盡而六品性體統會於一則方寸之位無所用之而依然成其爲妙體之心而不落於方所也然後謂心卽性也可謂性卽心也可

清源黑氏曰無形之心爲先天性所從出有形之心爲後天性所從入心性爲名種果一義耳心者性之郛郭與心無所住皆落一邊

在

心品藏德圖



形色之心本一物也而其品有七每一品有一品之德德者心之所得以爲才智者也每一德有一德之作用亦猶天有七政而每一政各有專司也最外一品爲順德藏順則不逆然亦有時反順而爲逆者則以所藏之位處於最外也外當氣血流行之衝而德易受其所侵故順者亦有時而爲逆也其二品爲信德藏信則不搖然亦有時搖動而不信者葢因順德受累於氣血之衝反順爲逆震動於隣而信德因之以搖

也其三品為惠德藏惠則不刻然亦有時反惠而為刻者蓋亦因順信二德之變而此德因之以變也三德所藏之位或於心之包或於心之表或於心之裏大約皆落於形色之分際故易為氣血所侵而皆至於有變也後此四德所藏之位不於其表不於其裏雖不離於形色之方寸而却不落於形色之分際非氣血之所得而侵蔽也故不至於有變後此之四德發明而前此之三德亦因之以守其常矣其四品為明識

藏此一德顯則燭理明透而其他知見皆不得
而眩惑之蓋心之有此一品猶天之有日也日
光能掩諸光而非諸光之所可得而掩者也其
五品爲篤眞藏此一德顯則趨向本來無所牽
亦無所障蓋心之此品猶火也火性炎上而直
趨於內者也趨於內則自遠於外矣其六品爲
發隱藏凡先後天一切所有之理至深至隱而
不可以思議者皆藏積於此一品之中蓋理自
無邊無際而來至於此曰發心自能悅能研而

至於一無所隔亦曰發發者現之漸也其七品爲真現藏真之體用大而無外亦復小而無內自有心而真卽藏寓於此一品之中但功力未加才智未盡則藏者終藏而其現無由迨才智盡矣功力至矣由明識而至於篤真而至於發隱矣則真宰之全體大用畢現於此矣現則方寸之跡泯而無方無所之妙無分於彼此矣

清源黑氏曰七品合七政理数昭然視其人功夫何境卽知其心開幾層人焉廋哉明識

爲曰智者之品也曰無不明故智者不惑其

能不變者知止矣

升降來復圖

主宰

心靈

繼性

先天來降

後天復升

人

生

活性

長性

元氣種子

之

宇宙間千頭萬緒之理至無盡也然不過一真宰之自爲升降來復而已矣降於種升於果來於最下復於最上大世界之爲降爲升即小世界之爲來爲復而小世界之爲來爲復妙於大世界之爲降爲升則以大世界之由降而升也其升盡於有形小世界之自來而復也其復盡於無形無形較有形爲至精也於穆之初未降未來名曰主宰人事之盡既升既復名之曰心先天之化自一理流行而有繼性靈性活性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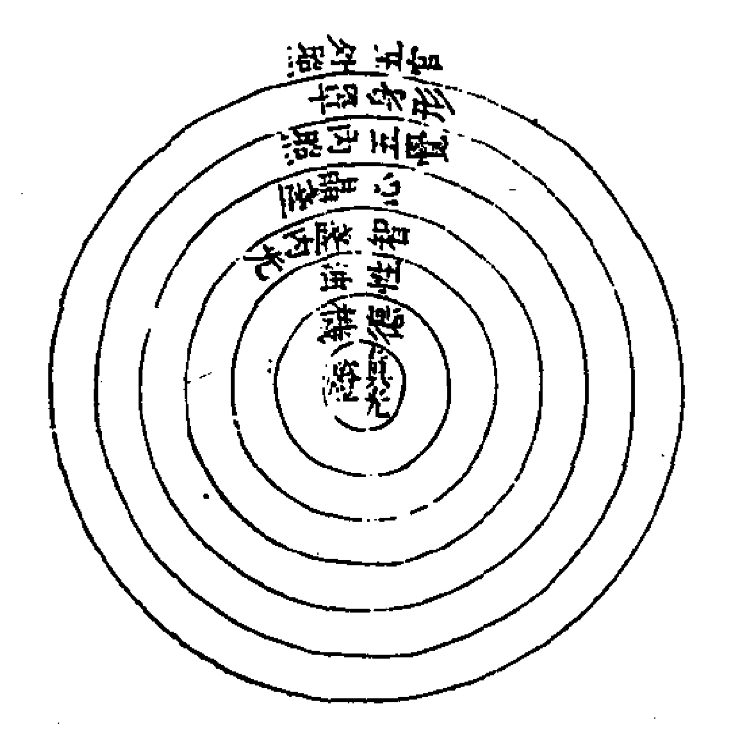
性鑛性四行之性遞降而至於元氣止焉此眞宰之本升而自爲降也大世界之降也基之於此小世界之來也亦基之於此後天之化自元氣分著而有土水火風金石草木鳥獸漸次發明而至於人止焉此大世界之由降而爲升也而實眞宰之由降而自爲升也所謂降於種而升於果也後天之果卽先天之種也小世界之來也來於大世界自升而降之同時而其復也復於大世界由降而升之旣畢復於其最後者

復於其最精也後天之來來於一點由一點而有身形由身形而有堅定生長知覺靈悟遞進而至於首顯之繼性止焉此小世界之自來而爲復也復至於真宰本然之地而大世界之立於其中也如大荒中之一沙來於最下復於最上所謂無形之復較有形之復爲至精也爾撒聖人云人不再生不能獲天地之義生者升也再者二次之謂也一次隨大世界之升以成其象一次從小世界之升以盡其理是之謂再生

也兩升旣全而大造之底蘊盡於此矣經云兩弧界合或復至近兩弧者來降爲一弧復升爲一弧升降旣全則兩弧界合矣或復至近者超越名相之界立無何有之鄉全體渾化沕合本然此至聖獨踐之境也

清源黑氏曰大化源流小世始終聖凡修證之次第人禽辨別之幾微由天之人自人至天之途逕升降一圖備盡之矣學者欲識造詣之所至觀升降圖可無謏焉

人極大全圖



極之爲言至也謂人之所以爲人之妙至極而無以復加也妙之外更有妙於此者人亦不可以言妙妙亦不可以言極也妙之外更無有妙於此者人之妙乃爲至極而無以復加也五官也身體也五覺也心也智也性也德也妙之具也而若眞光未至則但有其妙之具而猶非所以極乎其妙也眞光者極乎其妙者也極乎其妙者至則妙者妙而妙之具總成其爲無所不妙而已矣眞光猶燈也燈非機油盞罩則燈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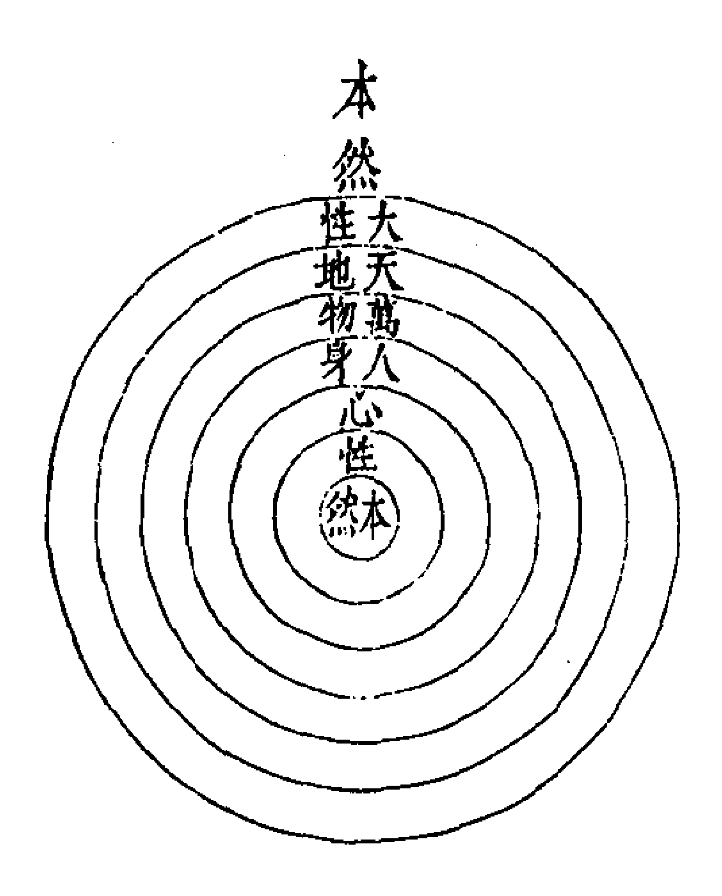
附着之地機油盞罩燈所須之具也機油盞罩無所不備而燈未附着則機油盞罩不過僅成其爲燈之具而已有燈之具而無燈則其具猶廢器也若有其具矣燈亦附着之矣而燈不盡乎其所以爲燈之妙非燈之不妙也燈之具未盡乎其所以爲具之妙而以故燈亦不能盡乎其妙也有晶盞矣而晶盞未瑩潔也有油矣而油未澄清也有機矣而機未端正也有罩矣而罩未透亮也燈之具未盡乎其妙而以故燈亦

不盡乎其妙也夫是以內照不朗外照不徹盞內之光亦不盡乎其光之盛也而又何以望其能照物於遠也機油盞罩各盡其妙而又附着以燈則燈豈有不燭物於遠者乎晶盞之妙在於瑩潔油之妙在於澄清機之妙在於端正罩之妙在於透亮燈之具無所不妙而其燈之妙更妙於前此百倍矣人之有五官也身體也五覺也心也智也性也德也皆妙之具也猶之乎機油盞罩也燈之機油盞罩不盡其妙則燈亦

不盡乎其妙人之機油盞草不盡其妙則真光之燈亦不顯於其妙之具矣心猶燈之晶盞也妙在極其瑩潔身猶燈之草也妙在極其無染性猶燈之油也妙在極其清澄德猶燈之機也妙在極其發現身心性德無所不妙而真光之妙豈有不妙之於此者乎真光之妙至而內照外照夫豈有一物之遺焉者乎妙至於此而乃以爲極乎其妙之至也至極而無以復加也此人極之大全也

清源黑氏曰燈光燈具乃忠佞正邪之大分也人徒飾美其具而不知盛耀其光何以稱極何以稱全抑自失其光而以具之清亮爲光又何以爲燈何以爲照嗟乎世間燈具之多也

本然流行圖



自有天地物我以來幻境多矣然而莫非本然之流行也或自至外而流行於至內或自至內而流行於至外自至外而流行於至內者專屬造化之事此自然而然之流行也夫是以自本然無外之流行而有公共之大性焉有天地焉萬物焉有人之身焉心焉性焉而人復各具一流行之本然焉此自然而然之流行也自至內而流行於至外者兼屬人爲之事也不皆出於自然而然之流行也自至內本然之發現而人

因得以盡其各具之性焉性盡而其本然流行之心正焉心正而其本然流行之身正焉身正則一切皆正而萬物育焉萬物育則爲有以贊天地之化育而天地位焉位育無遺則胥天地物我而總還於本然流行之大性焉大性復而渾入於無外之本然焉是之謂自至內而流行於至外也兼屬人爲之事也雖然名爲人爲之事而實皆本然之自爲流行也葢人者本然流行之人也以本然流行之人而復具一流行之

本然則身之內外無非本然也本各具之本然

而尋究公共之本然是仍以本然而尋究本然

也以各具之本然而渾入公共之本然是仍以

本然而渾入於本然也以本然還本然則本然

原無彼此之分但多此一流行之次第也實非

多此一流行之次第而自人見之覺其有此流

行之次第也據本然之實以論本然則本然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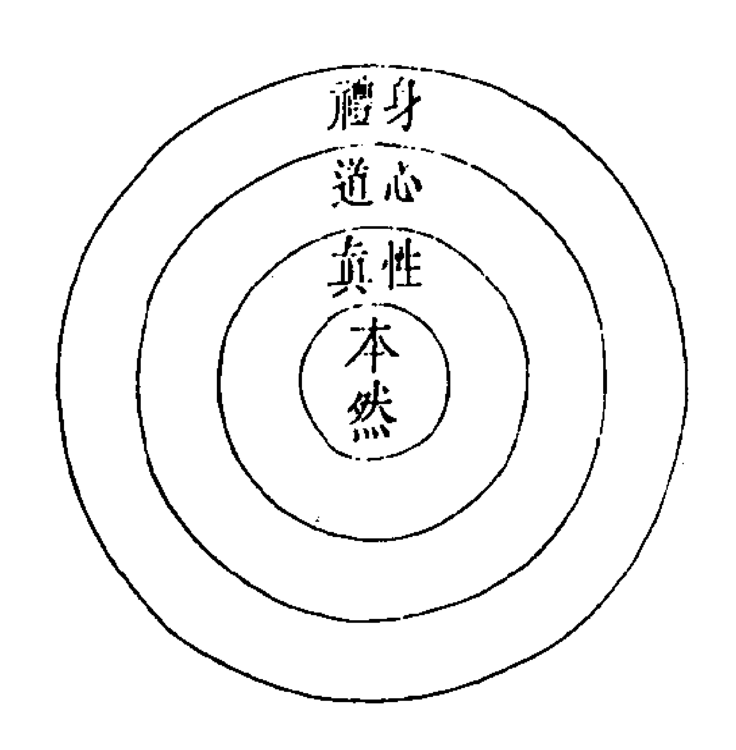
去無來而何多此流行之次第乎人見以爲有

性也而本然中無有是性人見以爲有天地物

我身心也而本然中實無天地物我實無身心何也歸眞之人以本然而還本然當斯之際天地從此捲矣時光處所咸泯其迹矣即此便是復生之日矣天地豈特爲此一人而捲乎蓋以本然中原無有是天地也自人見之而以爲有是天地也時光處所豈特爲此一人而泯其迹乎蓋以本然中原無有是時光處所也自人見之而以爲有是時光處所也此其境惟歸眞之人知之而未至於歸眞者不知也

清源黑氏曰真心真光本然一物耳自其返
命召對謂之真心功程之盡也自其及時發
現謂之真光修證之盡也自其流行充郁徹
表徹裏無徃而不在謂之本然功修入於渾
化矣天地人物皆本然之流行旣復本然何
復有天地人物物囿則死囿物則生故曰復
生之日也復生即歸真也歸真則復生矣

聖功實踐圖



天地上下人物表裏皆本然之所流行也而惟聖人能實踐以趨其境聖人以繼性爲性者也繼性者渾同於真宰之本然惟渾同故能實踐之也說者曰既渾同矣又何事實踐曰實踐者謂其與真宰本然流行周遍而無所不到也惟無所不到而後盡乎渾同之體用也盡乎渾同之體用而後可以云渾同也先天之渾同渾同於虛寂後天之渾同渾同於實踐實踐與虛寂非兩境也實踐之所在卽虛寂之所在也聖人

知衆人之不能而又深望於衆人之能之也乃於不能之中而指示以實踐之路一曰禮二曰道三曰眞禮者日用肆應之儀則也實踐之於其身道者卻物還眞之趨向也實踐之於其心眞者卽本然沕合而爲禮與道之實際也實踐之於其性實踐之於其性卽實踐之於其本然矣此三者非性之所本無而强爲設立以示人者也聖人因其本然流行於人而爲人所固有之條理等分其次第而指示之也本然流行於

人之身者有天秩天敘焉所謂禮也盡其禮即爲實踐其流行於身者之本然矣本然流行於人之心者有良知良能焉所謂道也盡其道即爲實踐其流行於心者之本然矣本然流行於人之性者有全體大用焉所謂眞也返於眞即爲實踐其流行於性者之本然矣故曰實踐之所在即虛寂之所在而非異學之虛寂也

清源黑氏曰造化自無化有而其渾同終歸於虛人事自有化無而其渾同必踐於實一

有不實體即未渾一有不踐用即未同渾同實踐只在日用尋常之間而人以爲遠渺者非也

聖賢智愚圖

聖

身

心

性

本然

賢

身

心

性

本然

智

身

心

性

本然

愚

身

心

性

本然

聖賢智愚之分也分以先天理氣亦分以後天知行先天之理氣天定者也人之所不得而與後天之知行自由者也人之所可得而與也是故聖賢智愚之分也半以天定半以自由謂是四品之分皆出於天定者非也謂非天定而皆出於自由者亦非也人事與天事合而品之高下判焉矣說者曰氣分清濁謂先天之氣有不同可也乃其理亦有不同者乎而何謂分之以先天之理氣也曰先天在理始分之際同一本

原而但其既有分也則其理雖無彼此而却有次第次第卽其所分之界限也若自其未分以前論之則原未嘗有次第也既已首顯矣又於首顯之中分析其性理矣則安得不卽其有次第者論之理分次第氣有清濁而其所爲天定者在此矣天事定之於前而人事又分之於後此聖賢智愚所以終成其分而其品不相越也人事者知與行也知行雖屬於後天之人事而其所以有深淺安勉之不同者則又皆由於先

天稟賦之氣有淸與濁也淸之中有至淸焉此聖人所稟賦之氣也其氣以風勝淸矣而不得其淸之至焉此賢人所稟賦之氣也其氣以水勝淸矣而又居乎其淸之次焉此智者所稟賦之氣也其氣以火勝淸之數居其十之一二濁之數居其十之八九此愚者稟賦之氣也其氣以土勝愚者衆人之謂也非至頑而不可近之一類也聖人本其最淸之氣而爲知爲行焉眞知實行與本然渾同於一體者也賢與智各本

其所賦之氣而爲知爲行焉賢希聖智希賢其知行皆各如其本量而止賢則但能踐其性之條理而未得渾同於本然智則但能踐其心之條理而於性分有所未盡愚者本其淸少濁多之氣而爲知爲行焉其知不過風俗其行不過舊規但能踐其身之條理而於心性二者皆未明也且並未能識其身之所以爲條理者出於何因也此愚之所以終成其爲愚也說者曰聖賢智愚之知行皆各因乎先天稟賦之氣而以

爲安勉而以爲淺深是人事皆天事之所縛也但有天定絕無自由而何謂半以天定半以自由耶曰天定之中有自由焉其自由在幾微之間自由之中有自由焉其自由在勝心之用何謂天定之中有自由葢天定之中有理有氣理卽天也氣卽巳也氣之所在卽巳之所在有巳卽自由之根也何謂自由之中有自由凡事莫不起於勝心之用也亦莫不成於勝心之用各因乎其所禀賦之氣而以爲知行是自由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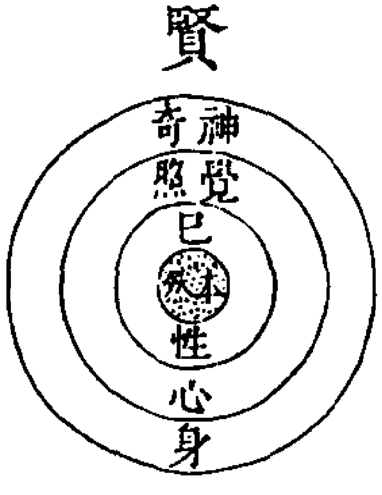
有天定也各極其心之所勝而以爲知行是自由之中又有自由也心之所勝卽禀賦之氣亦不得而限域之卽禀賦之氣終得而限域之而心終不欲爲其限域也是則勝心之爲用無止境也勝心不屬於先天之理不屬於先天之氣而得不謂其屬於後天之自由乎極之至頑至愚之人以背理爲可樂以近理爲不然而極其所知所行且出於人類之外亦此勝心之爲用則其爲自由也愈無疑矣故曰聖賢智愚之分

半以天定半以自由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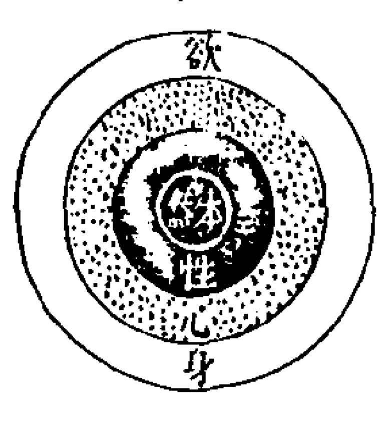
清源黑氏曰聖賢智愚分以理氣知行不易之論也然而氣不勝理理不囿於氣人豈草木而自限於知能耶勝心本乎氣性乃所以成聖賢智愚之肥也勝於聖則成聖勝於愚則成愚然而愚不自識其爲愚也四圖分著令自認取可以知勉矣

障礙層次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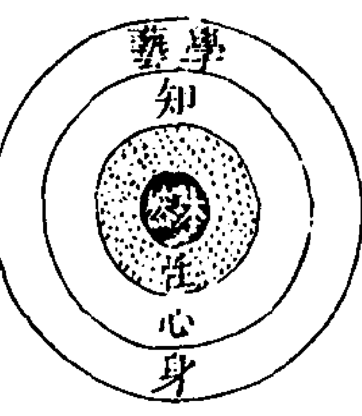
賢



愚



智



天之所以爲天卽人也人之所以爲人卽天也無端而有障礙焉我與眞宰遂相隔而不相通則人日在天之中而不知其天之切近也天日在人之中而無從得其相合處處皆本然處處皆障礙非處處皆障礙處處皆自爲障礙也夫是以眞宰無日不與我相通而我無日得與眞宰相通矣不惟愚者有所障也卽智者亦不免焉不惟智者有所障也卽賢者亦不免焉但賢者之所障不同於智者之所障智者之所障不

同於愚者之所障所障雖有不同而其與眞宰相隔而不相通則同愚者之所障在於身智者之所障在於心賢者之所障在於性障在於身者障於其身之有所求也身之所求者在聲色臭味則聲色臭味皆障矣夫安知聲色臭味之皆本然乎障在於心者障於其心之有所恃也心之所恃者在聞見學藝則聞見學藝皆障矣夫安知聞見學藝之皆本然乎障在於性者障於其性之未至於化也性者主之本然而有我

之名分也性未渾入則我之名分尚存未嘗無神奇也而其神奇在我而不在主未嘗無覺照也而其覺照在我而不在主則神奇覺照皆障矣夫安知功力至此猶然以本然之神奇覺照而爲本然之障礙乎所謂處處皆本然處處皆成障礙者此也聖人則處處皆障礙處處皆本然矣性者本然之所自顯也以本然之性而還之本然何障焉心者本然之所流行而成焉者也以本然所流行之心而還之本然何障焉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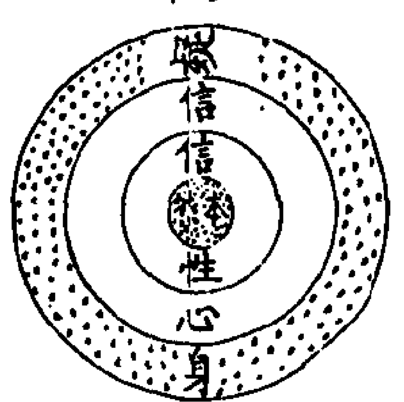
者本然按原有之端莊而流行以成焉者也以本然之身而適盡乎本然所流行之意何障焉夫是以日在聲色臭味之中而本然之耳目口鼻始得以盡其耳目口鼻之用也非障也夫是以日講夫聞見學藝之事而本然之聰明睿知始得以盡其聰明睿知之功也非障也夫是以無日不顯有神奇覺照之能而本然之全體大用始得以盡其全體大用之妙也非障也聖人者統賢智愚三者之障礙而還之於本然者也

又化賢智愚三者之障礙而並不存一還於本然之跡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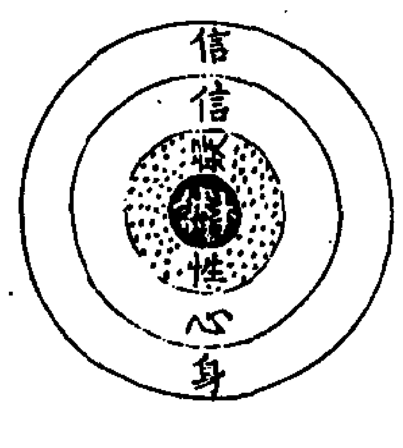
清源黑氏曰天地間無處非真主之所在障礙何居無物非真主之所顯障礙何名本無障礙乃自人之意識而起障礙也障如紙遮日碍如壁隔燈去其壁紙日燈仍照我也然紙猶有可見壁則全體俱昧矣噫安得無障碍其人也與言無障礙之精義乎

疑信累德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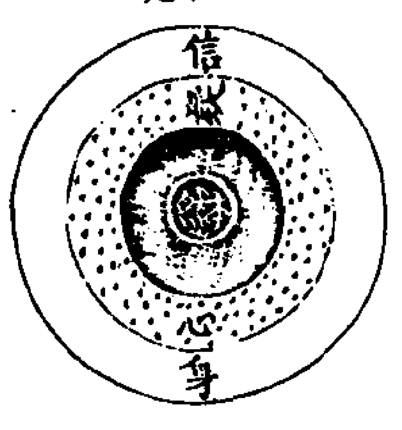




疑貳



迷惑



爾里父曰滿眼是物亦不起疑天地皆捲亦不起信斯言也殆謂真與真合無聲無臭而無所庸其疑信也乎不惟無所庸其疑也疑亦無從而有不惟無所庸其信也信亦無自而生疑信之端寂無起滅而其德何間然下此則不能無疑信矣蓋疑者離也離於是者近於非信者定也定於純者遠於雜疑信之所關於天人性命者不淺也愚人不知用疑亦不知用信其疑信不足論其多疑多信而用其心於顛危之介者

大抵皆賢智之流亞也而其疑信不出身心性三者之境夫信美德也若其所信者是則無論其信於身信於心信於性皆美而無庸以置論也疑則危矣以疑爲疑者其爲患猶淺以疑爲信者其患更深賢智之類大都皆以疑爲信者也以疑爲疑者其疑猶可反之而歸於信以疑爲信者其疑愈久愈深而終無自反之一日也然而其疑亦有淺深之別疑止於身者其疑淺疑入於心者其疑深疑起於性者其疑之爲患

也不可救矣何謂身疑日用肆應之際背其身之條理而更立一新奇不經見者焉是之謂身疑身疑亦德之累也然而猶可以有待而反也何謂心疑冥漠壽眞之際背其心之條理而喜趨於岐途旁逕如行路者南轅而北其轍焉是之謂心疑心疑則其爲累深矣然而苟有猛省之一日則其疑猶可得而反也反其疑而歸之於信則其心猶可得而用也其患不至於無救也亦後有餘步焉以待其反也何謂性疑身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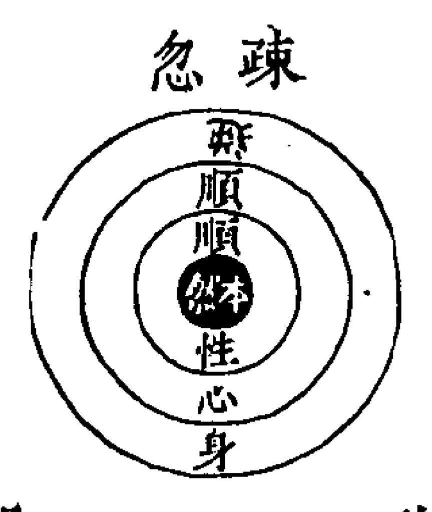
兼到之日正本性條理發現之時也神通無所
不至覺照無所不週此正歸眞者懸崖撒手時
也危莫危於此地矣而乃於此起一疑焉曰我
之能耶主之能耶其我之能與主對耶抑我卽
主耶臨至危無轉之地而有此猶豫莫定之猜
眞宰豈容此巨逆者臨於其前耶將自反而後
復無餘步以爲退身之地矣且其爲時亦無待
矣此疑起於性者之無可救也功愈深則其境
愈險愈近主則其疑愈無可 廻此皆賢智而悞

用其聰明者之過也爾里父之言眞可謂返正歸眞之鑑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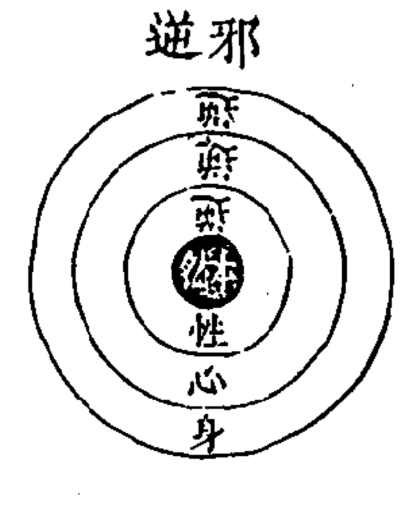
清源黑氏曰疑不信也信則不疑下愚罔知賢智自明究其本然絕無疑信何有累德如欲信不信疑更生疑疑信錮結則賢疑智亦疑疑累德信亦累德其警戒學人者深矣

順逆分支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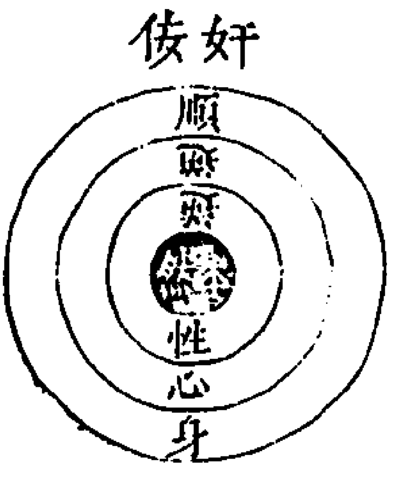
疏忽



邪逆



奸佞



依乎天理而不隨夫人欲之私曰順純乎人欲而不合乎天理之正曰逆順逆兩端固一切善惡公私邪正忠佞所以分支別派之一大總門也有順逆則人事不齊無順逆則造化不妙順逆之中造化機權之所寓也葢人之身心四行相聚而成四行之性相反相犯逆之數居多順之數居少四行相聚之中順逆之機緘已蚤伏於此及其發諸事爲而爲順焉逆焉造化之奇顯然矣葢無順則逆不彰無逆則順不著順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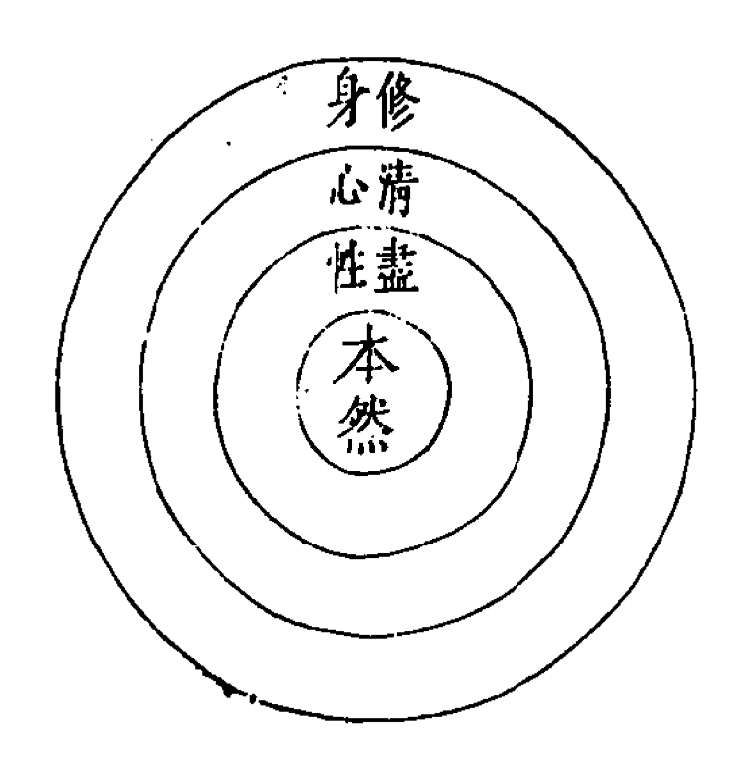
並列而乃可分其若者之爲順若者之爲逆也順逆顯則天理人欲之界愈較然而無所蔽矣天理人欲之界顯則眞宰本然之元妙愈粲然而衆著於耳目之間矣顯順逆所以顯眞宰也此造化機權之妙也惟聖人無順無逆非無順逆也順固順逆亦順也葢聖人非四行所得而縛焉者也下此則何能焉是故有生而順者有生而逆者有似不順而實順有似不逆而實逆者先逆而後順較之先順而後逆者爲有得也

似不順而實順較之似不逆而實逆者相去不啻天壤也同一順也而順有百千之各異其門是以順之中不能無彼此之論也等一逆也而逆有百千之各異其派是以逆之中仍復有精粗之不一也紛紛錯雜各自謂是夫安知順者之少而逆者之多乎夫安知眞順者且欲借逆之名以藏其順而不欲露其順者之名乎夫安知眞逆者巧借順之名以藏其逆而不欲顯居其逆者之號乎順在一朝逆在千古者此巧借

順之名以藏其逆者也而其逆卒不可藏何也
眞宰不可得而欺也逆在一朝順在千古者此
假借逆之名以藏其順者也而其順卒不可滅
何也眞宰必不昧昧焉辜負其人也若是則不
惟眞宰本然之元妙因人之順逆而顯即眞宰
本然之覺照亦莫不因人之順逆而益彰矣故
曰顯順逆所以顯眞宰也然而與其逆也顯眞
宰何如其順也顯眞宰是在人之審處焉而自
取一尊爵之路矣

清源黑氏曰非陰陽無以成造化之功非順逆無以顯覺照之妙然而懲治其逆何也知夫順之不可拚逆之不可匿如此則知無往而非真主之所在矣而復錮滯於逆是其心迷也懲治懲治心迷也懲治即覺照也

修進功程圖



人之生也無嗜欲則不能領畧聲色臭味之妙無功修則不能漸還夫本然之眞夫聲色臭味之妙何嘗非本然之眞然而功修未至則一聲一色一臭一味皆足以爲身心性命之累功修旣至則處處皆聲色臭味處處皆本然矣處處不離耳目口鼻即處處皆不覩不聞矣處處皆視聽嘗嗅即處處皆本然動靜矣功修之所關於身心性命者豈淺鮮哉其功程奈何一曰正身一曰清心一曰盡性身正則其身爲本然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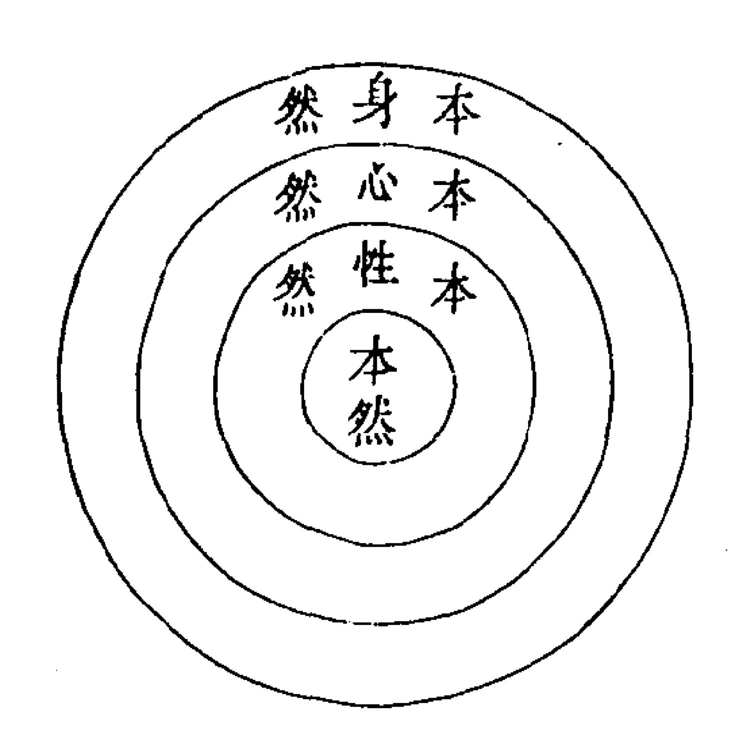
面之鏡心清則其心爲返照理世之光性盡則其性爲天人合一之理身何以正有聖教之五事在念以知所歸也禮以踐所歸之路也舍以去愛也齋以絕物也聚以歸眞也工夫之中具有指點之義因外境以指點其內義也五事惟禮中指點更爲深長起立跪坐之間靜見物我本然之性由每事以尋求其指點因指點以綿密其功夫身於是乎其可正矣心何以清清於外境之無所擾尤清於內德之無所蔽心有七

層寓以七德復有五官各妙其用何謂心有五官葢心有妙眼能見無形之色心有妙耳能聽無聲之語心有妙鼻能嗅妙世之香心有妙口能嘗喜主之味心有妙識能了精粗之理盡此五官之用而復於七德無虧欠焉心於是乎其可淸矣性何以盡盡於其心之能知也尤盡於其形之能踐心以返照爲知則理無遺理形以順應爲踐則形歸無形知其全體復知其大用則我之性明而萬性不外於是踐其當然復踐

其所以然則發揮盡妙而於穆於此不隔夫形色即性也不知者以形色爲形色而知者則視形色皆天性形色未踐無言性也形色能踐亦無言性也形不異性性不異形而性於是乎其能盡矣由正身以至於清心由清心以至於盡性此常人之修進也自外而內者也修之以其漸也性盡而心自清心清而身自正此聖人之修進也自內而外者也修之以無待也然而聖人之修進非所敢望也

清源黑氏曰聲色味臭乃本然所妙之相也能以理取之則相即本然若以欲取之則本然亦相是故日逐於聲色味臭而杳不知其所爲本然者嗜欲蔽之也功修者開蔽通塞以還本然之大法也

全體歸真圖



眞未可以易言歸也求歸於未有所修之日則歸眞無路求歸於有所修而未化之日則歸眞有已無路不可以言歸有已亦不可以言歸也言歸於知歸之日則知歸卽非歸也有爲所歸者有知所歸者是二之也二不可以言歸也言歸於不知有歸而自歸之日則猶知其有不知也知其有不知則亦猶之乎其有知也有知不可以言歸也然則歸眞者將奈何曰求歸於不知所歸之日則用修修所以磨洗其後天之氣

質也求歸於將有所歸之日則又當擺脫其修蓋有所修而不知擺脫則其修皆爲歸眞之障或亦知擺脫矣而不能擺脫之以至於盡則其擺脫亦皆爲歸眞之障夫是以愈求歸而愈不得歸也擺脫之道柰何曰於其所急欲歸者而忘之忘乎其修也而并忘乎其眞忘之者歸之機也然則於何地焉忘之卽於其視聽云爲處忘之蓋視聽云爲之地可以背眞可以憶眞可以忘眞若視矣而必求其有當於眞之所以爲

視則其視已非眞矣聽矣而必求其有當於眞之所以爲聽則其聽已非眞矣求當之心卽視聽之障也障則何以言歸云矣爲矣而必皆求其有當於眞焉則其云者爲者已非眞矣求當之心卽云爲之障也障則何以言歸夫是以愈求歸而愈不得歸也忘之者將奈何忘乎其所以爲視之理也而并忘乎其我之有視忘乎其所以爲聽之理也而并忘乎其我之有聽忘乎其所以云爲之理也而并忘乎其我之有云爲

知有忘猶不可以言忘也而必忘乎其所以忘而尤必忘乎忘乎其所以忘而乃可以爲眞忘也眞忘者無我無他矣無我無他則并泯其歸之跡矣泯其歸之跡而乃可以爲歸眞之妙境也是則以無所修爲修以無所進爲進仍復以無所得爲得而乃可以無所歸爲歸也此全體歸眞之義也

清源黑氏曰大世界始於無稱小世界終於無我天人一致即最初無稱矣然歸真未易

言也必忘修忘知忘我忘他一切俱忘本然

獨湛一無所歸始爲歸也或曰忘至如此不

幾隣於死槁寂滅乎惡是何言也自我形軀

發現本然體用如火着炭如日光之映玻璃

云何死槁寂滅

考城梁曰源仝校
金陵三

天方性理圖傳卷四終

槩言

第五卷總大小兩世界未盡詳之義而補說之義倍精與不越一眞補說之中寓掃抹之意補之者美之也掃之者補之也補之愈精掃之愈盡掃之愈疾補之愈神理在若有若無之境文在可解不可解之間閱者量其力盡其心可解者以解解之不可解者以不解解之則善解是書者也可解者以非所解解之不可解者以無所不解解之則不惟書不可解閱書者亦不可

解矣